

第九五卷

清

李致林題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集書

◎ 学术顾问 季羨林

◎ 主编 李肇翔

中国历代禁书

第九五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九五卷）

醋葫蘆

（二）

◎明 伏雌教主 著

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殴亲

引首《毆父行》 《禅真后史》

邻家女儿花如容，枝狂朵乱干春风；日高五丈睡方觉，饮到月明杯未空。娇羞不作闺中妩，悍戾扬扬气如虎；绿窗难嫁诚自愆，如何反尔仇其父。唾骂终朝燕语多，老拳时向鸡肋摩；蹒跚哀乞唤邻母，邻母不应拍手呵。声威徒切邻人齿，劝未敢前谁敢指；养焉不敬果已非，况可凌轹至于此。君不见缙紫请赎甘自刑，又不见杨香搯虎脱父生；休哉二女岂乐死，夫乃天性情难撓。亲恩罔极人人在，嗟奴独无三年爱；妇德能全丑亦妍，何用临鸾画新黛。今朝推却虐父心，他日弑夫谁能禁；泉残狐媚本同性，纵然涂抹终兽禽。惻闻不觉心胆落，番笑雷公眼诚错；何时再请上方刀，逐此妖魂走沙漠。

却说波斯达那尊者，因怒气间，便要转轮王做个钉对，亏得地藏一力劝留。次日对波斯道：『昨日尊者所谕，虽系知恩报恩、继绝举废之善念，但尊者前度思凡，实为已甚，今者其可再乎？倘此一去，所谓日远日疏，能不堕落轮回？那时再欲返本还原，较之今日，更不易也。尊者请熟思之。』波斯道：『久违戒律，岂不知愧？但成氏之念一生，万劫亦难泯灭。惟教主智虑宏深，为弟子怎生设一长策，要使恩行两优，方是十全之策。』地藏道：『且分付侍从行童，快备法驾，同至转轮殿去。』

少时法驾俱备，二人连辔行来，早到转轮殿右。卒吏入报，殿主出迎，三人分宾坐定。转轮王道：『昨有小吏出言欠当，致犯尊者台颜，乞念法纪攸关，恕其狂妄之罪。』地藏道：『此固殿下所司，不妨尊

胥直道，但其中事有委婉，非刀笔吏可以概拟者。老衲此来，有个主意，包你两下喜欢。』转轮躬身道：『此事实非下官故肯，乃法纪所干，不得不然耳。况事在变成大王，下官亦难自主。教主若有见谕，谨当一听命。』地藏道：『非也。老衲岂比射利之徒，而于大王前行刺乎？即波斯尊者所干之事，原系不可之局，又安得相怪？今波斯尊者有誓云：不继成氏箕裘，誓不往生极乐。故其西归之心亦淡然也，直欲舍己法躯，为成氏子。吾论此事，虽佛祖亦莫之禁，量大王必不阻也。但老衲又有一虑：波斯师全身降凡，惟恐堕落，只将三魂之内指出一魂，托生成家，其二魂乞大王复其旧相，暂留地府，与老衲盘桓数年，协力救济，以补思凡之孽。待得阳世那魂转来，然后纠合三魂，以图西返，岂不公私两尽？既可了成氏之俗缘，又不累佛门之规戒，狱中济渡，功不浅鲜，岂不美哉？』转轮应允。

波斯大喜，即时同到变成殿前，变成王即将本来面目呈上。波斯合眼间复了本相，又来致谢地藏。地藏道：『恭喜，恭喜！有心如此，一发烦二位大王，将成珪妻妾宫中、儿女分内一查。』二王随即分付。曹官禀道：『成珪夫妻无子，注已斩然。幸其婢宫不绝，已有将产之孕，虽系男胎，其实生而不育。今波斯尊者既欲为彼续祀，何不就投此胎，以继其寿算，增其福祉，为成氏光，有何不可？』波斯道：『幸有此便，事不宜缓。』于是辞了二王，回到普度院中。人定之际，指出一魂，随着一行人役，先觅本坊社令，再寻本家祖宗，一同来到一个去处，虽是临安旧径，其实未径走过，原来却是周智家中。那临盆将产的，也不是别的，却原来便是当年花园里打不杀的翠苔姐姐。

那翠苔自再配成珪，表正作为外婆，人便唤了三娘子；又有那怯气的，就口叫他翠三娘子，从此叫得熟溜，永远叫出。不期这翠三娘子，只那一晚后，便不行了经次，但觉神情困倦，饮食不思，看看作寒作热，加以呕吐频频。何氏看来，只道他心下不乐，染此春病。又过几时，转觉眉低眼懒，缓缓身粗。那时何院君才有些疑道：『翠三娘，你可也自知得是甚么病症，觉来何处有些疼痛么？』翠苔道：『身上颇无病症，只不知甚么酥懒，一味少力。想是命薄，只该受苦倒好。』何氏道：『不要说这话。你那经次可准么？』翠苔道：『像五六个月不来了，不要成个血蛊才好！』何氏道：『那晚成员外来后，可还行否？』翠苔道：『那晚员外来，正值月事才绝，羞答答的。不瞒院君说，员外有些不老实，被他灌下一肚热腾腾的便溺，以后员外也不来了，月水也不来了，直到如今，受下这病。敢问院君，这可是伤内么？』何氏笑道：『痴妮子，这事儿也不晓得！且喜是孕了！』翠苔道：『院君又来说笑！难道员外与都院君做了一世夫妻，不能有孕，与我宿得一晚，便肯坐喜？』何氏道：『此事那里这般论得。待我请位医师，讨几剂安胎药你吃。』

再说周智闻得妻子说翠三娘子已有了三五月妊娠，不胜之喜，欲对成珪说知。那时正是成珪分家之后，气闷在怀，多日不到周智家来，周智亦为看不得都瓢形状，也不往成家来。自从石佛庵送了熊二娘剃发之后，两人竟不相会，直至空趣回首，两人才在石佛庵重会。那时成珪因熊二娘出家未几，供膳无多，即便回首，心下好生怜悯，恸哭甚哀。周智解劝间，忽然记得翠三娘之事，暗想道：『这是第一种消愁解

闷的夺命丹，为何许久不与他服下？」便对成珪道：「老哥，空趣师往生极乐国土，何必恁般烦恼？且与你山顶上高峰去处游赏一回如何？」成珪尤未走动，周智拖番便走。

来到一个无人去处，周智道：「阿兄，你真是个见机而作的人！」成珪道：「怎见得？」周智道：「忧人之忧，你亦忧其忧；乐人之乐，你亦乐其乐。老院君与熊师父颇相恩爱，你亦假作悲酸，岂不是见机而作？」成珪道：「老弟，你也取笑我？」周智道：「不笑你别的，只笑你一味只晓得个老浑家，并不知道他人。翠三娘子为你这老骚，被院君打做十生九死，幸在我家，你也再也不来望他一望？这也罢了。昨日还闻得老妻说，翠姐姐自知那晚被你放了热腾腾一股的溺在肚底，害他便八个月茶饭不甘，月事都不行了，肚中结成一块斗大疙瘩，时常耿来耿去，好不恨杀你哩！」成珪笑道：「若得有这一日，便与他怪也甘心。想那晚有些意思，难道果然有了妊孕？」周智道：「既知有孕，有你这样做老子的，修也不去修一工儿？」成珪道：「老弟不要说笑，若有此事，实实对我说知。」周智然后当真说了一遍。成珪不胜之喜道：「老弟，此事只可你知我知，千万不可对他人说知。倘走漏了消息，不惟娘母难存，且又儿女莫保。若亏天地，抚养到得三五岁，便不妨事。今日我就来看一看。」周智道：「看便看，只不要又擦去了印儿，带累老周淘气。」

成珪一归，颇没工夫，一连挨过数日，并无空便出门。这日心中忽然突出一条鬼话，对妻子道：「拙夫前日许了空趣师父的骨塔，今日要往砖瓦铺买办物料，禀过院君，气求告假一日。」都氏道：「砖瓦铺近

边颇有，不必自己去得，即着成华去遭也罢。』成珪道：『院君有所不知，此砖不比家下打墙砌灶，那造塔的，须要花砖细瓦，成华如何理会？必须自去才妥。』都氏道：『便放你去，只小恭仔细些。』

成珪急至砖铺，事完，即忙来到周家，向何院君十分致谢，便进翠苔房中。那翠苔和衣睡在床上，成珪揭开罗帐，只见蓬松绿鬓，浅淡红妆，凝朦胧之凤眼，攒葱茜之蛾眉。成珪此际兴不可遏，又难将此事复行，只得捧住香容，把个白皑皑的胡嘴搵着道：『心肝，怎的昼眠在此？』翠苔惊醒，不知是谁，猛然摸睛叫道：『那一个敢到此间，这等无状！』成珪道：『心肝，莫怪，便是老夫。』翠苔道：『原来员外到来。今日甚风儿吹得到此？敢是那一条肚肠记得起哩！』成珪道：『不是老夫不记挂你，可奈自从那日回去，挨头有事。况兼老泼贱多心，验出假印事端，害我费财吃苦，几乎荡产倾命，再有何等心情走来看你？昨者因你熊氏娘子回首，亏得周员外把何院君之言，说与我听，方知你身不健，今日特来看你，可喜是有孕了么？』翠苔道：『自从怀孕，终日酥软。只因前日闻得我熊氏娘子没了，一个苦痛，今日转加狼狈。唉，娘呵，自恨丢你出门，不能伏侍得你，想你夜来看我，多应要我同去。唉！总是这多愁多病的苦命，到随了你去，也省却耽烦耽恼也！』成珪道：『乖，你梦中见着二娘，乃是记心之梦，料无不祥之事，怎说这些言语？你做的怎样梦儿？』翠苔道：『三更之后，梦我二娘，见他虽是旧日庞儿，大非昔年光景。不知怎生竟有一班官寮，随拥来到此处，我却不胜惊喜。那班人役俱在外厢，只有二娘直入房内。正欲叩问几句，不期二娘子投我怀中，忽然不见。但觉一身冷汗，淮楼上已四鼓矣。自从离床，只觉腰痛肚疼，

几回撑架不牢，只得和衣睡在此间。敢是不祥么？」成珪道：「自那晚算今九个多月，已当分娩。熊二娘坐化成佛，若得肯来投胎，定然有些好处，不妨，不妨。」

问答之间，翠苔连声『肚痛』，阵阵腰酸，忙对何院君说知：『快接稳婆到来！』不多时，『哇哇』的产下一个孩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耳大身长。成珪不胜之喜，即借周智银两送与稳婆，分付不可使人得知，悄悄整酒，不在话下。

转眼间满月到来，周智对成珪道：『老兄，侄儿满月已到，少不得做汤饼会。你却不可故意缩在家中，省钱与儿子。』成珪道：『岂有此理！我正要具一小酌，酬你美情。惟恐家下整酒，要露消息。我有个计策在此：后日西陵五圣赛会，每次赴酌，老妻再不见阻，不若冒此名色，另具楼船，有屈院君并二位贤郎、二位令媳，一同游玩一番，岂不妙哉？』周智道：『绝好！』

那日成珪备办已定，侵晨，一班男女轿马，齐出涌金门上船。其时却是三月初旬，暮春时候，艳阳天气，说不尽绿暗红稀，山明水秀。古诗赞这西湖，只消四句包括得妙：

湖光潋滟晴光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，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成珪定席后，就着翠三娘从头拜谢一番，然后自与周智父子相拜。酒未数巡，成珪抱着孩儿，对周智道：『弟得此子，若非贤弟三件大功，总也到底绝嗣。今贤弟之功，已著其二，而其一还是后局。弟忝爱，

尚期玉成，倘不相弃，庶使前功不坠，后事无虞，弟在九泉，亦当瞑目。」周智道：「兄试言之。」成珪道：「记得那年进香转来，何院君亦与其席，亏得你比长捉短，说这一番，其时虽不即听，亦减他无数不肯娶妾的防牌。后来又因妙计，假倩圆梦，巧言端详，然后才肯发心，讨那熊家娘子，才带得这翠姐过来，庶使小儿有母。这是贤弟第一件功劳了。再者鲛绡事犯，翠姐几作泉下之人，虽有成茂之忠，不亏贤弟抚养，安能全活其命？又亏你委婉斡旋，使弟得子。这不是第二件莫大之功了！那第三件，其劳更多，故此一月来，未敢自与小儿取名，特求贤弟看我薄面，就今日收此儿为子，替他取个名字。倘我早晚不保，庶几不致漂泊。」周智道：「兄又何拘此俗套？你子即是我子，何待继为螟蛉，然后才肯管顾？你我春秋仿佛，俱在暮年，若言孰后孰先，委实莫测。兄在，兄可卵翼，兄没，弟岂坐视乎？托孤一节，只须托诸心，不必托以言。弟心自如金石矣。兄竟莫虑，只吃酒，自去取名罢。」成珪道：「贤弟，你推却么？」何氏道：「我量拙夫之见，实非推却，只为那等专受遗嘱的人，后来都不能践言，以致貽笑千古。故此说到不须嘱咐，只要有心，必能效用。」周智道：「继姓我家，亦是主意，我便与你取个名字。」即将孩儿抱在手中，那儿甚是喜笑。周智颇也快乐，亦笑道：「儿，你娘生你之时，曾梦空趣师入怀。我想空趣端坐而逝，了明来去之由，必证菩提之果，当是吉梦；况空趣本姓熊，又合着周字上一段故事：当初周文王昼寝，忽梦飞熊入帐，文王欲大猎于西郊，命太史卜其所得。太史奏曰：「非熊非罴，得之可以王天下。」于是载吕望而归，尊之为尚父，名之为太公，拜为国师，乃克商而有天下。今吾儿既继吾姓，当即名周梦熊，一则

不忘先人之念，二则以征他日之荣。老兄以为何如？」成珪躬身道：「贤弟真是妙人，取名都有来历。拿大杯来，待我敬三杯。」周智也不辞，便掀髯大饮。周文弟兄成珪俱各痛饮。女客不善饮酒，只推窗四面观看。远见一只顶号大船，撑得较近，内中甚是富丽。但见：

香雾氤氲，乐音缭绕。筵前五鼎三牲，座石侍七青八紫。吴歌楚舞，果然响遏行云；赵女燕姬，真个影摇流水。金钗女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；朱履客，尽大吠鸡鸣之辈。

这船里一行男女，拥着一个少年弟子，任他喧呼叫骂，百般狼藉，颇无忌惮之意。成珪道：「来船像是甚么宦族豪门、王孙公子，尽他呼呼喝喝，惹事撩非，把船远了他罢。」周智道：「老兄，你大小事只知一味畏缩。抛金洒金银公子，我不惹他，他须惹我不着。圣人云：『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』若我二子学好，正该撑近前去，看他行为，使之因而惩过。有甚近他不得？」成珪道：「只是远他些罢。」连叫把我船撑开。可奈那船偏要逼拢。原来那船内几个饿眼油花，见成珪船内有些女眷，便动了他一点磨睛之念，故此紧紧逼来。那少年虽不知是成家之船，却认得当舱立的乃是何院君，像也过意不去，便也缩入舱内。即周、成二人，也未知这少年是谁。其余那些冤骗，那里知这就里，钉双穷眼，只顾觊看。成珪心下焦躁，忍不住发话道：「可恶那只船内，恁般狂妄，也不管良家女眷，辄敢如此放肆观看！」周智道：「撑船的，你可认得么？」那舟子道：「员外，你们不要管他，只吃酒罢。这人虽不是甚么王孙公子，其实是个泼赖，莫说他罢。」周智定要根究，舟子低声道：「我们也从未识这个小伙

子，知他日日带着这班光棍，同来作炒，少也挟三四个粉头，说是姓都，一味撒野。倚着家中开个解库，撒漫使钱，狐假虎威，乔妆大头鬼子，因此上人唤他做「都天王」，又唤做「都白木」。说有一个甚么晚老子，巴得他死了，大大有一块家私得哩。」周、成二人面面相觑。仔细一看，果见就是继子都瓢，与同热帮闲、小易牙、盛子都等辈。成珪十分着恼。周智忙教把船摇开，自悔不迭。当晚各自归家，翠三娘仍到周宅，不题。

成珪到家，都氏亦不相问，却也欢言笑语的相待。倒是成珪面上，只觉阵阵不乐。都氏再三盘问，成珪嘴唇儿原也忍不住了，只得放胆说出道：「咳，老娘，老娘，只恐半年之后，你我老骨头也没得拆哩！」都氏道：「何故？」成珪道：「预先禀过老娘，莫怪拙夫说的有些干涉尊处。只说你那公子大人，你道读得好书，读得好书！」都氏道：「难道瓢儿又把几句书来骄傲人么？」成珪道：「唉！他有些什么书骄傲人！可怜老娘帮助，三更不睡，四更不眠，嚼菜根，呷冷水，挣得些儿家计，只指望儿孙受用；替他请先生，供茶饭，只道他在学中怎生用功，怎生苦读。」把双脚顿着道：「谁想这个天杀的狗才，好受用哩！」都氏道：「我道为谁，原来又是这个不争气、贴面花的儿子。不知怎么不好，你就破口骂他？却不道「打狗看主面」，又不道「爱冰盘，不击鼠」。虽是我侄儿不好，他浪费了你几多钱财？没了你几多产业？」成珪道：「院君不必发怒，若说拙夫自冲撞了贤郎，委实区区没礼；若说贤郎不费钱财、不卖产业，这也难说个「无」字。拙夫若不今日自经目击，倒也还未深信，只此一见，好利害也！」都氏道：「怎生利害？」

你且说来。』成珪道：『今日湖中遇只大船，内有四五个娼妓，五六个帮闲，吹弹歌舞，无所不至。内中拥有一位洒银公子，初时没人认得，问着船家，那船家道：「员外，你们替他吃惊，他却日日在此快活。今日娼妓还叫做少的哩！」我又问他姓名，那船家低声对我说：「员外，这个甚是泼赖，倚着那班光棍势力，一发会寻闹头，故此我湖上起他个绰号，叫做「都天王」。腹中尽是无物，故又叫他做「都白木」。彼时拙夫方且打上心来，注目一看，原来就是令郎！院君你道日日饮酒宿娼，可是要银子的么？」都氏道：『想他小小年纪，那得会嫖会赌？决是你怪他，故生这段情辞。』成珪道：『拙夫须未死，贤郎须还在，尚可对质，不必我辨。若说令郎不会相与着那一班朋友，便是泥菩萨。也会不老实了！』都氏道：『他又有甚么朋友？』成珪道：『说将来只怕连老夫也要慕他：你若耍嫖，有那热帮闲张煊，能知科鹑之妍媸，善识娼家之事迹，扛帮撒漫，第一在行；你若要吃，有那小易牙，能调五味，善制馨香，炮龙炙凤，色色争奇，煮酒烹茶，般般出色；你若耍小官，有那盛子都，工顰研笑，作势妆乔，一发绝妙；你若耍吹箫唱曲，有那赛绵驹，唱得阳春之调，歌得白苎之辞，弹丝击管，无不擅长，更能卖得一味好豚，又比子都出色。你若耍那三搯四，买卖交易，怎如得詹直口能施妙计？你若耍问柳寻花，论今究古，怎如得观音鬼王炉会发新科，你若耍猜枚掷骰，买快铺牌，这一班中人人都晓，个个专门。在前只说这伙是国家顽民，那知如今到做了我家的鱼蠹！贤郎得此帮闲，汉祖所谓羽翼成矣，何愁大事不济乎！老娘不信，只请儿子到来，质对便是。』都氏道：『若有此事，看我自有手段教训，不必你来相帮。成华那里？快到馆中接取大爷到

来！』

成华即忙来到馆中。馆童文彬回覆不在。成华焦躁道：『今日两老发心，查理书课，偏偏又是不在，如何处置？』文彬道：『阿叔何必大惊小怪，相公那日不出门？文彬那日不说谎？你只照依文彬，也对他说是相公拜客去了，有何不可？』成华道：『小猴子，这话又可是我跟前，若成茂到来，千万不可这样说。』文彬应诺。

成华归家，回道：『启上院君，小人去接大爷，适值拜客未返，不在馆中。一回就来也。』成珪道：『现在西湖里挟妓征歌，拜甚么客！』都氏道：『也莫多般议论，可速唤文彬到来，便知端的。』成华不敢停留，忙唤文彬来到。都氏问道：『大爷日日出去，做甚勾当？实实说来，免你的打；若有隐瞒，活活敲死！』文彬道：『我依弗话。』都氏道：『怎不说？』文彬道：『大爷原教我弗要话，方才成华阿叔又告我弗要对别人话，我依也只是弗话罢。』都氏道：『狗才，不怕我，倒怕他们！只教你吃些辣滑。』忙将四个笔管，将文彬手指拶起。文彬忍不住疼痛，只得尽心肝将都瓢的事迹，好比正月半放烟火相似，逐个放个完全。都氏听了，哑口无言。不觉脸红头胀，珠泪迸流。倒把文彬先打一顿，吩咐成华道：『那禽兽一回，即便扭来见我。只限今晚要人，在你身上取覆。若没他来，明日不须见我之面！』

成华带了文彬回到馆中，只见都瓢却好归来。一手搂着盛子都的肩，一手拽着裘屹的衣服，醉哼哼的走来。成华接着，便把接回之言说知。都瓢且不在意，只与子都亲嘴。成华再三又催，都瓢道：『今日要

我归家，可是老狗头要朝王，还是老猪精要断命？」成华道：「今日员外西陵赴会，想是瞧破大爷船中勾当。倒是回家面折一番的好。」都瓢道：「狗才，我须不嫖他大男大女，不啖他亲姐晚妹，干他甚事！总不是老畜生超灵，我也决不回去。」成华道：「大爷若不去，院君反要见疑，何不竟去说个明白。凭着大爷这腔高才捷口，必能返曲为直。若或稍有拂意，即便挥霍一番，使他们也知你手段，下次必不敢再稽查。如今不去，只说情知理亏，惧事退缩，这岂是善后之法？小人主意不差，大爷请自三思。」都瓢问裘屹道：「喂，老裘，我去的是么？」裘屹道：「尊管说得有理，还是去的是。」

都瓢便着文彬，拿了灯笼，一路行来，已到都氏跟前。都氏正等得性发，一见侄儿到来，将欲卖个手段，发挥一场，便开口道：「读得好书！读得好书！只问你，学堂可开在湖心亭？日日携娼挟妓，又可是女窗友？只与他人塞我的嘴，还是那一行的银子？你只好好跪着，说与我听。」都瓢也不厮唤，也不拜揖，睁一双白眼，对都氏道：「且慢，妆出这副脸孔，晌午吃晚饭——早些哩！」都氏道：「狗才，这样无礼！口中怎么说？」都瓢道：「你且不要做梦，我须不比你老子，要跪便跪，要打便打的！你今狠头狠脑敢待怎么？」都氏便向前拖番道：「仔么仔么，我娘跟前，须不比你旧时父母，看你改不改？偏要你跪！」都瓢更不相让，借势儿一推，把都氏骨碌一直丢在门背后去了，半晌做声不出。都瓢倚势跳舞蹈：「老泼贱、老花娘，不识高低，不知轻重。抬举你做个继娘，也不过想你些家计，到如今不够我半年受用，已是十完八九，有甚么希奇，有甚么看觑着我？还做这等怪，妆这张脸，学人做作，且道是做娘的虎威！」

又把都氏的脸上抹道：『不识羞的老狗一般，自有丫孔，不会生个教训，强把别人儿女恣这老牙！你有家计，值不得鸡巴哩！』都氏在地，连说：『罢了！罢了！』

成珪听知都瓢口出不逊之语，十分发怒，回头看见妻子滚番在地，一发激恼，道：『好黑心狗才，姑娘要你为子，再要怎生为你？如今反把他打做这般光景，是何道理？』都瓢道：『老贼！休得来护！看你搭床漏荐，少不得还是我做主哩！』成珪道：『今日我还未死，拚与你说个明白，你去嫖赌，娘来训你，我又不管，如何便破口骂我？』都瓢道：『打你待何如！』便夹嘴一拳。成珪正待抵手，怎比得都瓢手快，早被一把胡须，揪一个牵牛而过堂下，你还不曾动得一动，他那里已挥下十七八拳，且是打得落花流水，俨然正月十五，擂一套闹元宵！都氏爬得起来，要来救驾，又被都瓢脚尖到处，番筋斗又是一交，连忙扒得起来，已是动弹不得，只好叫屈连天的哭。

众主管道：『今日夫妻二人何为，又是这等打闹？又不要官司结煞。』探头一看，见是都瓢撒泼。众人一齐拥进，拖开都瓢，扶成老员外。成珪坐在椅上，且把湖中之事告诉众人，气得个说也说不成句。都氏拽又拽不牢，打又打不着，气不过，只在地上遍滚，头发都弄散了。都瓢反自跳来跳去的骂。众主管劝道：『大官人，你读书人，涵养些才是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』都瓢道：『谁是我的父母？谁是他的儿子？他两个不过街前乞丐，倚着几分臭钱，示人悲天院。看我都相公，那时发魁发解之日，正是两老狗讨饭叫街之时！趁今未遇，须把我都相公认着！』成珪道：『不识羞的狗贼，我认得都相公，不是绰号都白木的』

么？明日县前索与你认个仔细，不要错过了眼色！』都氏寻得一条棍子，悄悄背后赶来，早被都飘瞧见，就手捉把交椅挡住。成珪也提起面杖来助，三人打做一团，只听其声哗剥，连枪带棍，好一个大围剿的阵势。众人解劝不开，只好袖手旁观。都飘量来四手难敌，却也尽知得胜，便卖个破绽，闪出围场，带脚飞也似走。夫妻二人正欲赶上，又被众人拽住。忙唤成华道：『禽兽此去，料必惧罪，决要脱逃，你可快去尾他，不可走了消息，明日进状，必须出气。』

且听下回分解。